



图片选自百度网

故乡

老屋

刘 力

岁月冲不断感情的长河,冲不散我对老屋的记忆。老屋,封存着往事,安放着乡愁。

老屋在赣南宁都的大山深处。那个特殊年代,父亲挑着我来到了一个叫竹森下的村子,不通公路不通电,起初居住牛棚旁,后来有位村民空出一间旧屋、一间厨房,稍做修整,便是老屋的全部了。老屋成了我梦想的启航地。

土坯垒成的墙,几根木头架房梁。除了床,还有张桌子。传统的泥灶,脸盆架旁堆着柴草。大雨时,只好用脸盆接水抢险。屋内窗户很高,木格窗棂糊着油纸。年幼对老屋的记忆不多,只记得老表放在门口的鸡蛋、咸菜、薯包子、芋包子,那是善良的人在极度困境下的帮扶。夜深时爸爸点起蜡烛驱散屋内昏暗,与几位年轻叔叔唠嗑……我,固执地把朱叔叔写成了“猪叔叔”。结识的小伙伴也会把我拉出屋子,到外面空地玩耍,直到母亲喊儿吃饭。屋前小沟,偶尔还有小鱼游着;屋后小山坡,每到春天便盛满青青绿草盛开艳艳杜鹃。

到了读书年龄,便见到了邻村瑶下的又一间老屋,瑶下村小的财产尽在其中:松木拼成低矮厚实的门,生了铁锈的锁守着屋内泥土的地板。白加黄的泥墙,遇雨则渗水,像条闪亮的黄虫,如油画。

老屋后墙有四扇大窗,可以借光学写字了。这间老屋伴我两年启蒙。是复式班,三个年级的二十多名学生混在一起上课。老师浓浓的乡音,渊博的学识,幽默的语言,便是启蒙了。

有天暴雨,女同学紧护书本,男同学为老屋加固,老师冒雨抱着背着我们转移,汗水、雨水、泥水交织,陈老师摔倒地上,倒让几个学生抬到了赤脚医生家里。

两年后,我随父母离开了借住五年的竹森下老屋和启蒙两年的瑶下老屋。只留下走时的匆匆一瞥。

冬去春又来,离开大山进城。那时信息闭塞,加之求学的我越走越远,便空留怀念。终于有次遇一老同学,听到一消息:老屋一角在雨中塌了,陈老师为抢出那些破旧的桌凳,被压在了泥坯下,送进了几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,半个月后,他跛着脚回到瑶下小学,又走上了他心爱的讲台。

终于有一天,抛开了公务,邀上已是省农科院总工的同桌,遥遥千里回到赣南深山,回到久违的老屋,寻找失落的童年。已是村支书的同学等在路口,年迈的陈老师仍跛着,候在村委会。

一别数十年,恍若换人间,我努力地寻找老屋的记忆,却踪迹全无,只有村头那棵古樟树还能唤回点滴记忆。村支书说,你们回来晚了,曾经玩耍的空地,已经立起幢幢小楼,摸鱼的小溪,良田紧相连。站在竹森下老屋空地前,终于有位老人捡起了记忆:“你是刘干部的儿子?他还好么?”这老人的父亲便是借屋子给我家五年的老表。

陈老师取出了几十年前给我们烤火的“火笼”,说着这几十年的变化。推土机推掉了旧居、校舍,却留下了厚实的财富。她的温度,她的魂魄,她的往事,经年越远越清晰,我走的时候,老屋还在,我回来的时候,老屋走了,带走了清贫的岁月,留下了满满的回忆。

离开竹森下,离开瑶下。临别,天空飘细雨,是老屋的泪水涟涟,和着我的泪水,流成一片深深的眷恋。心中唱着两首歌,抹不去的萦绕,挥不尽的缠绵。“高楼万丈平地起……”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

指缝太宽,时光太瘦,一辈子真的很短。远去的时光长成深情的茧,剥不去乡情朗朗。我心中的老屋依旧静静立着,我依然是老屋里的孩子。

早春二月,乍暖还寒,带着众姐妹的托负,怀着悲伤的心情,我回到久别的故乡,送亲爱的舅舅最后一程。

隰县,黄土高坡上的小城,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,是我父亲曾经奋勇抗敌、誓死保卫、洒泪洒汗洒血的地方。那一年(大约是1943年),凤凰山脚下,靠近佛地洞天“小西天”的一个村落,父母结缘一生。

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,独自漂泊的父亲,终于在这里有了家,有了亲人。黄土地用它的厚重,隰县人用他们的纯朴和亲情接纳了张姓人。这里从此成为了我们心中的家乡,一个唯一能称得起“回”字的老家。

后来,那些困苦的年代,妈妈拖儿带女,娘舅亲人们用他们从黄土地里刨

出的粗粮野菜,姨姨、妗子煤油灯下熬夜纳底做下的布鞋,接济着外甥男女。至今,我依然忘不掉米面馍馍的香醇,杏干、肚梨的酸甜,和那些想起就口流酸水的青李子、山杏、大金梨。

时过境迁,再次踏上这片热土,皮厚肉粗的大金梨已被享誉全国的玉露香梨替代,让妈妈魂牵梦绕了一辈子的“桃园里”土窑,已不复存在。老一辈的亲人们相继离世,但满眼望去的沟沟壑壑、沟沟里的牛羊、树树上的鹊窝、最有特色的乡音,依然是那样的亲切。

愿我们后人永记乡愁,乡音。不忘亲情,让亲情像黄土高原一样朴实而厚重。

离别之际,再深情地呼唤一声——舅舅,人生离散无常,心中思念永久。

亲人

故乡行

张永清

父母

我与父亲的数字情缘

三门

我和父亲,与3、6、9这几个数字,好像都有缘。

我生于1969年,兄弟3个,行3;妻子生于1973年,30岁有了儿子,儿子1999年出生;我的笔名是三门,QQ号、小灵通、座机、手机号、第一个车号、上班日期、工作的发行站等等,都和3、6、9有关。我和父亲的年龄差是33,父亲和我儿子的爷孙年龄差是63。

父亲是独子,爷爷对他格外疼爱,可惜爷爷仅仅活了39岁就撒手人寰,奶奶经受不了生活压力和爷爷去世的刺激,精神失常,46岁也走了。父亲为了活路,十三四岁时一个人夹着铺盖卷,坚定地走向太原,在当时的二战区做过小护工,在私企织过袜子,小小的个子都够不着机器,做工要站在凳子上。

父亲格外惜子。上世纪60年代特殊时期,吃不饱,穿不暖,父母母已有一女二子,父亲还是坚持让生下我,由此有了晚生子“黑老三”。亲戚中走得近的老姨夫、大爷,多次和父亲商量,把我过继给人或换出去,但父亲不为所动,常念叨不舍得,在他眼里孩子是最金贵的。

去年清明节,我陪父母回了趟老家。回来不久,就感觉到父亲身体大不如前,体力明显不好。

去年8月的一天,母亲急匆匆给我打电话说:你爸爸浑身发抖。我放下手里的事,马上赶回家,背上父亲,开车去了医院。父亲住院后,大夫对我们子女说:情况不太好,乐观点也就三到六个月。子女们尽心伺

候,可无论如何也没挽留住他老人家。父亲去世前一天晚上,我陪他时没觉得异样。第二天早上接到母亲电话,我急忙赶回,遗憾的是没见到老人家最后一面。父亲住院到去世仅仅16天。

父亲去世,我万分悲痛,常常不能自己。在我住的小区,有段时间我都不愿意下楼,父亲的影子经常闪现在眼前,他曾在那儿坐过,和人聊天,晒太阳……我多次去他老人家坟前看他,想和父亲说说话:他孙子考研正忙,我在单位遇到好人帮扶……

父亲80岁生日是我一手操办的。父亲一生坎坷,虽只有初小文化,但靠自己努力评上中级职称,担任过太原织染厂厂长,正科级退休。

我搜集、整理、筛选了一些资料,和父亲聊过往,一起总结家风家训,做PPT,历经几个月终于在父亲生日前完工。生日那天,全家其乐融融。我撰写的寿联是:恭祝安康 福如东海长流水 兴家立业万年青(暗含四子女名字中一个字祝、立、东、海),我把全家福及家庭照片编辑做成台历等等,父亲满意地笑了。

记得小时候一篇作文的题目是:《我最崇拜的人》。我开头是这么写的:我崇拜革命志士,是他们抛头颅,洒热血,才换来我们的新中国;我崇拜科学家,是他们埋头苦干,敢叫日月换新天;我也崇拜飞行员,自由翱翔在蓝天是多么神气和自豪,但我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……

纪实

到了晚年,她还为中关村老年英语学校教英语,而且完全是尽义务,分文不取。在这种情况下,体贴妻子的屠善澄在家中也和在工作中一样“勇挑重担”。许多家务事,尤其是高难度、高强度的事,不等妻子说话,他就会挺身而出。孩子病了,他二话不说,抱起来就往医院跑。什么东西坏了,他不言不语地就会把它修好。中国的科学家既爱国也爱家,只是有时为了国而不能顾及家,但那是出于一种更博大的爱。

屠善澄一家在13楼住了近半个世纪。他的房子越住越旧,可是他的思维却越来越活跃,取得的成就也越来越多。实事求是地说,他也有常人的烦恼,有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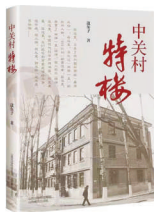
通科研工作者常会有的意见和不满,但那都是针对工作中的问题,对于自己的房子和待遇,他从来没有过丝毫的不满。后来空间研究院要给他调新房了,让他和他的老邻居、老朋友杨嘉墀一起搬到宽敞的新居去,他反倒“不满”了,嫌新房子还要装修,嫌搬家麻烦等。

真正的科学家就是这样,不求出有香车,人有豪宅,只求有一个安定的环境,能让他们的思维不受干扰,任意驰骋。他们也不求高官厚禄,荣华富贵,只求给他们一个探究真理、报效祖国的机会。屠善澄院士的一生都在这样做,直到生命停息的那一刻。2017年5月6日1时14分,屠善澄因长期患病治疗无效,不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67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幸在北京逝世,享年93岁。党和国家给他的评价是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,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我国人造卫星工程的开拓者之一,著名的自动控制技术专家”。他最后担任的职务和获得的荣誉是“国家‘863计划’航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任首席科学家。”

连载

■ 北岳文艺出版社

67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不知为什么冷娃一点也不喜欢嵇子霖,不喜欢他那张小白脸,不喜欢他和小莲黏黏糊糊,总而言之,在冷娃看来,嵇子霖身上没有一点让人喜欢的地方。

嵇子霖说着:没关系没关系,冷娃哥没看见。

小莲故意拉着嵇子霖:走,上船。

船开了,嵇子霖挪到

船尾的地方,正对着小莲坐下来,压低声音说:小莲,你真好看。

小莲看一眼嵇子霖抿着嘴没有出声。

嵇子霖长着一张讨女孩子喜欢的脸,皮肤白净,嘴巴也甜。

小莲心里对这个男人说不上喜欢但也不是很讨厌。

小莲看着嵇子霖说:嵇子霖,你到底是干嘛的呢?细皮嫩肉的,不是书房里的先生吧?

嵇子霖:我是……嵇子霖抬头看看周围的人,把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,他是八路军的交通员,但他不能说出来,然后说:做生意呢。

小莲摇着头说:看不出来,不过你唱的山曲儿倒是很好听。

嵇子霖听见小莲夸

奖他,就说:想听吗?

贺小莲看看下雨的天:这能唱嘛?

嵇子霖盯住小莲:就给你一个人唱!

嵇子霖往前凑了凑,低低哼起来:

……

猛然回头看,

舟船那水上行。

船舱里坐了一位花大姐哎,

实实爱煞人。

大姐生得俊,

整齐又周正。

说她年纪轻,

不过二八春。

嵇子霖一边哼一边看着小莲,小莲听得脸微

微红起来:

……

三月里桃花绿嘴嘴,

剥了皮皮流水水。

咱二人

相好一对对。

小说